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

doi:10.30390/ISC.199612\_35(12).0002

問題與研究, 35(12), 1996

Issues & Studies, 35(12), 1996

作者/Author：畢英賢 (Ying-Hsian Pi)

頁數/Page：19-2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2\\_35\(12\).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612_35(1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畢英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 摘要

近年來，中、俄關係穩定中持續改善，由關係正常化至建設性夥伴關係，而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前進。就某層意義言，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他們對歐美全球戰略的回答。廣泛言之，這種關係包括雙邊關係的積極推展，關於國際和平與發展及關於亞太安全與合作的戰略協作。在這種關係形成的過程中，雙方在對外戰略中取得了互補，在對外活動中互為後方，在解決國際與區域問題上相互聲援。不過，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形式與實質尚未定形，其發展方向端視歐美反應而定：西方是否仍堅執北約組織東延，美國是否續對中共進行「圍堵」。

**關鍵詞：**夥伴關係、戰略協作、面向二十一世紀、多極格局、單極多強

\* \* \*

## 壹、前言

中共與俄羅斯聯邦間的關係，自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執政時，已開始了正常化的過程。蘇聯的解體、戈巴契夫的下台，並未影響此一過程；相反的，雙方關係在後蘇聯時期內不斷改善，已從正常化步入建設性夥伴關係。一九九六年四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B. Yel'tsin)訪問中國大陸時，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稍後，中俄等五國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就中俄關係論，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躍進，自然引起全世界的矚目。

後冷戰時期，兩極世界的戰略格局，演變成多極格局，昔日的兩個超級大國，只剩下美利堅合眾國孤芳自賞。在歐洲，華沙公約組織早已灰飛煙滅，而其相對的軍事政治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但依然健在，並且在美國的主使下試圖向東延伸。這樣做不能不引起俄羅斯的疑慮。美國這種作風引起俄羅斯朝野不滿，而迫使莫斯科政府調整其對外政策方針，從向西方傾斜以美國為主的對外政策，轉變成東、西兼顧的「雙頭鷹」外交戰略。

另一方面，美國一些人士鑑於中共經濟發展漸有起色，興起中國新威脅論，主張對中國大陸進行軟圍堵。一九九六年春，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兩艘航空母艦駛近台灣海峽，不能不令中共警惕。稍後，美國與日本簽署「安保共同宣言」，把美日安保範圍擴大，對中共與俄羅斯遠東有示威作用。這些現象自然促成中俄構築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意願。

就中共與俄羅斯的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情形，以及雙方所面對的國際戰略格局看，北京與莫斯科的雙邊關係將繼續提升。本文擬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中俄關係從正常邁向建設性夥伴關係的過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意涵、雙方在對外戰略中的互補、兩國關係發展前景等，進而陳述雙方關係發展對區域與國際格局可能產生的影響。

## 貳、關係正常化到戰略夥伴關係

從地緣政治觀點看，中國大陸與俄羅斯聯邦邊界相連，綿延數十公里，如不能和陸相處，在國內不能安於建設，對外殊難全力以赴。兩國若能友好合作，各蒙其利。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中共與蘇聯交惡，各陳重兵於邊界上，對雙方的物質和國際利益的傷害至今猶難以估計；甚至國際共黨體系的土崩瓦解，也不能說與中蘇關係惡化毫無關係。八十年代中期，作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其國力已日漸衰竭。當蘇共領袖戈巴契夫與西方進行和解之際，蘇聯已處於衰弱的形勢中，因而把中共視為其對西方的戰略制衡力量，開始與其進行戰略和解。<sup>①</sup>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儘管其外交上以歐美為重，但中俄關係正常化的步伐未曾稍緩，反而穩健進行。「獨立國家國協」成立後，俄羅斯總統委派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對外事務委員會主席魯金（Vladimir Lukin）攜其信函對北京作了一次突破性的訪問，晤見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葉氏在信中表示，蘇聯的政治激變不影響中俄關係；他承諾，俄羅斯將遵守中蘇共之間簽訂的一切條約與協定。<sup>②</sup>中共對魯金提示，蘇聯消失後，美國勢將獨霸，對中共利益有害。魯金對此表示理解。<sup>③</sup>顯然，雙方皆有意繼續戰略和解。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同俄羅斯簽署「會談紀要」，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並確定雙方關係的基本原則。其要點包括：雙方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一年中共與前蘇聯簽署的兩個聯合公報所確定的各項原則將是爾後中共與俄羅斯關係的指導原則；中俄雙方都願意承擔中蘇之間各項條約和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並享有相應的權利。<sup>④</sup>

在一九九二年中，雙方通過實際接觸，以及雙方對外政策的調整，兩國關係逐漸

註① Hung p. Nguen, "Russia and China: The Genesis of Eastern Rapallo," *Asian Survey*, No. 3 (March 1993), p. 285.

註② Kyodo News Agency, in FBIS, DR/CHI, Dec. 13, 1991, p. 4.

註③ FBIS, DR/SOV, Dec. 17, 1991, p. 43.

註④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版六。

由冷漠趨向熱絡。十二月，葉爾欽總統訪問中國大陸。這次訪問本身就是中俄關係史中的重大事件。雙方簽署了二十三項協議文件及一項「中俄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這些文件涉及範圍頗廣，尤其在經貿合作方面。「聯合聲明」為雙方未來各個層面的關係確定了基本方向與原則；雙方相互視為友好國家，不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軍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國家締結任何損害另一方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條約或協定。<sup>⑤</sup>這段條文頗像互不侵略條款。從此，中俄關係穩健發展。

一九九四年九月，中共政府主席、共黨總書記江澤民訪俄，在「中俄聯合聲明」中，他與葉爾欽表示，兩國已具有新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夥伴關係是一種平權、沒有主、從之別的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在政治方面，雙方決心維護和發展長期睦鄰友好的關係；在經貿方面，最大限度利用地緣優勢和經濟互補的優勢，擴大交流與合作；在軍事領域內，互不將戰略核武瞄準對方，互不使用武力，繼續擴大軍事合作。在對外關係上，加強在國際事務的相互合作與相互磋商。<sup>⑥</sup>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葉爾欽再度訪問中國大陸，兩國簽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協定」、「保護智慧財產權合作協定」、「能源合作協定」、「反壟斷政策合作協定」、「航太合作協定」、「莫斯科與北京間設置『熱線』電話線協定」、「興凱湖國際自然保護區協定」、「兩國體育機構合作協定」等。<sup>⑦</sup>另外，雙方簽署了一個「中俄聯合聲明」。<sup>⑧</sup>

在訪問北京期間，葉爾欽和江澤民進行了商談，和李鵬及喬石會晤；他們曾就雙邊關係問題及雙方都感興趣的國際問題交換了深入和廣泛的意見。他們樂見兩國關係正走向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一個平權、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領袖一致認為，中俄間已達成的新水平與多層面的關係，是兩個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歷史財產，不僅是亞太地區而且是全世界鞏固和平與安定的重要因素，對建構新的、多極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了明顯的貢獻。在聯合聲明中，雙方更表達了兩國對重大的、雙邊和國際問題的共同態度。他們相信，「聯合聲明」的落實，將可促進兩國睦鄰與友好關係的深化，平等互惠國際合作的發展。<sup>⑨</sup>

至此，中俄關係已從正常化的關係，經歷建設性夥伴關係，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

### 叁、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意涵

江澤民和葉爾欽在「聯合聲明」中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sup>⑩</sup>一般報導簡稱為「戰略夥伴關係」，事實上，與原意略

註⑤ 「中俄聯合聲明」，聯合報，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版二。

註⑥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版三。

註⑦ 俄羅斯外交公報（*Diplomaticheskii Vestnik*），第五期，一九九六年五月，頁十七。

註⑧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一。

註⑨ 同註⑦。

註⑩ 同註⑧，“Sovmestnaya rossiisko-kitaiskaya deklaratsiya”（中俄聯合聲明），遠東問題（*Problemy Dal'nego Vostoka*），一九九六年第三期，頁六。

有出入。按照中文本或俄文本的原意應是「發展平等互信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的夥伴關係。易言之，「戰略協作」是雙方夥伴關係發展的中、遠程目標，最早將在公元二千年初才會完成，而不是已形成的事實。但是，中共媒體的表述是「發展中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sup>①</sup>俄媒體乾脆說「戰略夥伴關係」（Stragicheskoe partnerstvo）。<sup>②</sup>實際上，「聯合聲明」是採用一種含混的說法，利用語言學上的障眼法，使第三者覺得，他們之間的「戰略協作」是未來式的，而不是現在式的；因此，對第三者沒有立即的威脅。

早在一九九四年初，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A. Kozyrev）在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俄羅斯想要把俄中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關係的層次，但中共領導不急於採納「戰略夥伴公式」，中共對此一概念的態度極為謹慎。<sup>③</sup>次年五月，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契夫（P. Grachev）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建議，俄中共同解決安全問題。中共方面回答說：他們不準備結盟或組成集團；將來也不會。<sup>④</sup>但是，到了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訪問北京時，中共態度有了轉變。在這次中俄高峰會談中，中共在最後幾小時內，才同意把有關「戰略協作」的詞句納入聯合聲明中。<sup>⑤</sup>中共最後同意如此做，固然由於俄方的敦促，但也由於美國在三月台海小型危機中的「霸權主義」表現，以及四月「日美安全宣言」的出現。即使如此，在聯合聲明中，用語含混，使外界不致認為，中俄之間有某種「特殊的相互關係」。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意涵究竟為何？至今尚未見到中俄任何一方作出正式的定義。廣泛言之，「中俄聯合聲明」就是它的主要內涵。據此，可分三大主要內容：關於雙邊關係、關於國際和平與發展、關於亞太安全與合作。在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俄羅斯的一位副總理達維多夫（O. Davydov）曾就「戰略夥伴」的前景表示意見。他說，「戰略夥伴」所指的絕不是俄、中要在軍事方面建立同盟，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發生這種事；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對任何形式的、公開的或隱蔽的軍事集團。因此，兩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乃意味著，加深互利的經貿合作程度，擴大技術與學術交流。另一方面，可能是全面解決世界最長的兩國邊境問題；也可能是，兩國共同努力處理亞太地區問題。他又說，俄中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他們的共同利益顯得更重要。不過，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一個長期的、只有在二十一世紀才會有結果的過程。<sup>⑥</sup>

另一方面，葉爾欽在上海時對此作出較坦白的註解。他說，擁有殷實的工業潛力、豐富原料和人力資源的兩個國家間的「戰略夥伴」關係，其目的在維護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結構，防阻單一超級國家試圖形成壟斷國際形勢的努力。根據俄羅斯領袖

註①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一。

註② 新時代（*Novoe Vremya*），一九九六年第十八期，頁三四。

註③ 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版四。

註④ 消息報，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版一。

註⑤ 消息報，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三。

註⑥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播出；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版六。



的表述，中共方面以諒解的態度，對待俄羅斯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向東延伸的立場與憂慮。也許，俄總統對中共領導人的立場有一點「高估」，然而一向謹慎的中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比較直率的表白，已足以想像，勢力巨大的西方軍事政治集團向俄羅斯（也是向中共）方面擴張，不可能不令他們擔心。因為，當北約組織向俄羅斯邊界線逼近之際，俄羅斯必然要尋求與該集團建立正常關係、甚至夥伴關係，那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邊界線將移到中國邊境上。此外，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夥伴」的構想不僅不與雙方所堅持的、無集團的世界格局概念相矛盾，同時也不違反中共多次重申的、不參加任何聯盟或集團的立場，因為俄中戰略夥伴關係並打算建立任何含有聯盟或集團性質的結構。<sup>①</sup>

以上所述，也許就是俄羅斯說服中共，使其同意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最有力的理由。無論如何，這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成為中俄關係未來的高指標。中俄關係的發展承續著蘇聯時期的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過程，在數年之中已有相當程度的進展；雙方從正常化關係跨進了「建設性夥伴」關係，如今又更上一層樓，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升。同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後冷戰時期也是國際關係中較親密的一種關係。蘇聯解體後，在俄美關係蜜月期間，雙方曾在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三年分別簽署了「俄羅斯美國夥伴與友好憲章」<sup>②</sup>與「溫哥華宣言」。<sup>③</sup>他們曾談到夥伴關係，也曾談到戰略合作。不過，他們的合作重點在「促進民主、安全與和平」，<sup>④</sup>而最主要的應是防止核子武器的擴散。因此，當前蘇聯地區的核子武器已獲得控制後，這種「戰略合作」的意義也隨之降低。因此，中俄間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實質意義上要高過俄美間的夥伴關係。

## 肆、中俄在對外戰略上的互補

八十年代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遭到解體，國際關係體系發生了劇變。俄羅斯雖然承繼了蘇聯的地位，但其所處的政治地理卻大異往昔，不僅有別於蘇聯時代，更不如沙俄帝國，它的邊界線向東移動，與西歐的距離變得遙遠。在新的國際戰略格局中，莫斯科開始強調其「歐亞大國」的理念。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下，克里姆林宮認定，其利益與西方和東方皆相關聯。一改蘇聯時期較重視西方的態度，開始強調其在亞太地區的角色。同時，俄羅斯必須確定自己國家利益體現的方向，傾向西方或東方；那一方面可以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那一方面可以建立「務實夥伴關係」；那一種夥伴關係，有助於和平共處與經濟現代化；那一種關係有助於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的穩定性。

註① 伊凡諾夫 (Andrey Ivanov)，「信任區域」，新時代 (Novoe Vremya)，一九九六年第十八—十九期，頁三四—三五。

註② 「俄美夥伴關係與友好憲章」，俄羅斯外交公報，第十三—十四期，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七—十一。

註③ 「溫哥華宣言」，俄羅斯外交公報，一九九三年四月，頁一八—一九。

註④ 同前註，頁一八。

中共是俄羅斯亞洲的最大鄰國，不僅經濟發展快速，而且是能夠協助俄羅斯鞏固其在亞太地區地位的少數國家之一。美國和日本皆不願提升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角色，因為這樣做將不利美、日兩國在該地區國際關係體系中既存的影响力。對中共而言，與俄羅斯合作，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維持亞太地區權力平衡的因素，制約美國和日本的影响力。俄羅斯的重心已從軍事政治領域轉向軍事經濟或單純的經濟接觸；易言之，他的軍事超級大國地位已轉化為經濟夥伴。毫無疑問，此點頗符合中共的利益。中共亟願見亞太地區經濟結構多極化，以防止其成長中的經濟相對落後。中共東北及西北同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及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堅實經濟聯繫，很符合中共的利益，這不僅有助中共防止南、北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更重要的是防止中共內部分裂主義傾向的強化。對俄羅斯言，同中共建立友好關係，使他在與西方打交道時，有一個可靠的後方；同樣的，中共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也是中共與西方打交道時可靠的後方。此外，中國大陸上的廣大市場對俄羅斯很重要，較之美國和西歐市場更有利。②

在俄羅斯和中共正式共同表示雙方願意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前，俄羅斯內部早已就此一問題展開辯論。贊成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一派認為，可以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對外政策重心，將在東南方，而不是西北方。中共方面確認有兩個問題形成對其國家的主要威脅，一個是分裂主義，一個是內部的政治不穩定。在這樣情況之下，中共亟須在西北邊界上有穩定的情況和友好的國家。這就是說，中共領袖的最大興趣不僅在於和俄羅斯聯邦維持穩定的雙邊關係，而且還在於中亞地區的穩定化；這與俄羅斯的利益完全符合。站在莫斯科看，同北京維持戰略夥伴關係，可以增加其制控巴基斯坦的因素，進而約束阿富汗回教徒的影響，防止塔吉克斯坦和中亞地區的不安。③

以共同利益為基礎，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未來若干年內，有助於俄羅斯穩定中亞各國的情勢，確保其南境較脆弱的邊界；如果除了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外，也能與伊朗和印度發展相同的關係，那麼俄羅斯就有可能利用非軍事手段，防止激進的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滲入，同時也可以阻止西方，特別是土耳其的不安影響入侵中亞地區和裏海產油盆地。但是，在與中共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時，俄羅斯並不懷抱較崇高的計畫，例如創立某種形式的亞洲集體安全。④

目前，影響中俄雙方順利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最大阻力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非法進入人口稀少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有些俄羅斯學者認為，這純粹是一個警政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關於此點，俄媒體引用中共學者的研究並予以轉述：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中，氣候的寒冷和來自北方的蠻族，曾多次迫使中國居民向南遷移。這一規律仍將決定中國未來地緣經濟發展的方向。不過，他們以為，不會再有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⑤只有在一種情形之下，「中國人口擴張」才會朝向各

註② 華斯克瑞欣斯基 (Aleksei Voskresenskii)，「在俄羅斯對外政策戰略中的中國」，自由思維 (*Svobodnaya mysl'*)，一九九六年第一期，頁一〇一～一〇二。

註③ 費爾根高爾 (P. Felgengauc)，「俄羅斯與海灣海峽衝突」，今日報 (*Sevodnya*)，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版五。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帕拉特考夫斯基 (A. Platkovskii)，「中國不是向北，而是向南移動」，消息報，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版三。

個方向，當然包括朝向北方，那就是當中國大陸上同時發生經濟危機與政治動亂。從這個觀點去看，俄羅斯當然希望大陸有一個強壯和穩定的「中國」。<sup>⑤</sup>

當然，也有若干俄羅斯學者持相反的觀點。他們認為，俄羅斯高層試圖在東方尋求盟友以對付北大西洋組織向東擴張，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無效的和危險的主意。第一，中共曾一再表示，不願建立任何聯盟關係；其次，中共與其他國家間存在著領土爭議，不僅僅是南沙群島和釣魚台，而且與印度也有衝突。按照中共的軍事思想，其主要威脅是來自外國，而俄羅斯是最嚴重的威脅。其原因顯而易見：第一，俄羅斯擁有太平洋上最強大的海軍，而且會毅然地使用軍事力量保護其漁業資源；其次，俄羅斯國內政治情勢極不穩定；第三，俄羅斯是印度的同情者，並向它提供飛彈；此外，俄羅斯地方政權不同意中俄邊界協定。<sup>⑥</sup>

儘管在與中共建立戰略協作關係上俄羅斯內部有正反兩派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於俄羅斯在當前戰略格局中所處的形勢。俄羅斯當局不僅排斥類似「大西洋主義者」的觀點，並克服了中共的謹慎立場，使其同意與俄羅斯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關係。這毋寧是俄羅斯在外交戰中的一個不算太小的勝利。

## 伍、中俄關係發展趨向

顯然，中俄雙方將推展全面關係。雙方爲了加深面向廿一世紀的睦鄰友好關係的基礎，已商定設立一個由兩個社會各界代表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

經貿關係仍將是中俄關係的主軸。江澤民表示，中國十分重視發展中俄經貿和科技合作關係，願意在規範和有秩序的基礎上鼓勵中國大企業、大公司與俄方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認真落實已經簽署的各項協議，並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sup>⑦</sup>實際上，經貿關係一直是中俄關係的重要基礎，也是雙方關係的溫度計。

一九九三年，雙方貿易額曾達七十六億八千萬美元的創紀錄水平；<sup>⑧</sup>一九九四年，由於受到貿易方式陳舊、邊貿管理混亂以及商品結構、價格和信譽等因素影響，雙邊貿易額遽減，降爲五十億八千萬美元。這一情況近兩年來已予以克服。據俄羅斯駐大陸商務代表估計，今（一九九六）年可望恢復到一九九三年的水平。一些俄羅斯國際問題專家認爲，一九九五年是俄中關係的「政治年」，而一九九六年則要成爲俄中關係的「經濟年」。<sup>⑨</sup>隨著兩國經濟體制和外貿體制的改革，雙方將進一步發展以現匯貿易爲主、多種形式並舉的貿易和經濟合作。雙方將注重生產和科技領域重大項目的合作，以提高雙邊合作的水平和檔次；而能源、機器製造、航空、航天、農業、交通、高科技將爲重大項目的優先領域。<sup>⑩</sup>

註⑤ 同註②。

註⑥ 阿巴瑞諾夫(V. Abarinov)，「與中國聯盟的利益靠不住」，今日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版五。

註⑦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一。

註⑧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版一。

註⑨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四年四月三十日，版四。

註⑩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一。



此次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時，有五十名企業界人士隨行，再一次顯示經貿往來仍將是兩國關係的重要內容，也是兩國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的重要因素。不過，雙方經濟上的互補性雖然很強，但至今尚未發揮經濟合作的潛力。近年來中俄的貿易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不是穩定的成長，出現了明顯的大起大落。為了使兩國經貿合作步入健康、有序、與穩定發展時期，雙方都在努力實現以下幾個轉變：貿易方式由易貨向現匯轉變；經貿合作關係由商品貿易為主逐步向商品貿易與投資並重方向轉變；經貿合作的主體由分散的、層次低的單純中介公司向有實力、有信譽的大公司、生產廠商與研究單位轉變，並組織集團公司；在經營上，雙方試著改變急功近利的做法，要借助良好的國家關係，建立新型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互惠互利的長期的夥伴關係。<sup>①</sup>雙方估計，至公元二〇〇〇年時，雙邊年貿易額可提升到二百億美元。<sup>②</sup>

軍事合作引人注目。俄羅斯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售軍事武器裝備給中共。其中最重要的是，蘇愷-27型殲擊機二十六架，及 S-300 PMU 地對空火箭系統四套。雙方軍售一度停頓（約二年），一九九四年間，雙方簽署了約十億美元的軍售協議，中共購買俄製軍備，包括基洛級柴油潛艇。<sup>③</sup>一九九五年底，中共軍委副主席訪問莫斯科時，雙方簽訂一項軍售合約，中共向俄羅斯購買七十二架蘇愷-27戰機，俄羅斯則授權中共生產該型戰機。<sup>④</sup>

在中國大陸已出現兩個對外不公開的「俄羅斯軍事城」，一個在瀋陽，一個在成都，其間住著俄國專家及其家屬。瀋陽軍事城的專家協助中共提高火箭技術水平的發展；成都軍事城的專家則發展導引與遠程通信系統的新技術。<sup>⑤</sup>此外，美國國防部透露，中共試圖取得俄羅斯 SS-18飛彈的技術。SS-18在俄羅斯稱之為 R-36，是俄羅斯戰略武庫中可怕的洲際飛彈，射程一萬五千公里，對此，俄外交部已加以否認。<sup>⑥</sup>不過，俄羅斯對外出售軍事技術及軍事裝備，不僅是俄羅斯軍事工業綜合體維持工作機會、購取現金的惟一方法，同時也是其在亞洲地區建立長程戰略夥伴關係和重組對俄羅斯有利的軍力平衡所邁出的第一步。<sup>⑦</sup>

中俄兩國領袖已經表示，雙方將進一步發展彼此軍隊間在各個級別上的友好交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並考慮兩國承擔的國際義務，進一步加強軍事技術合作。不過，他們表示，中俄發展軍事關係和進行軍事技術合作不針對任何第三國或國家集團。<sup>⑧</sup>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整體的軍事聯繫與合作將持續發展，為雙方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創造基礎。

註①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版A二。

註②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三。

註③ 消息報，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版一。

註④ 自由時報，一九九六年二月八日，頁三。

註⑤ 消息報，一九九六年五月七日，頁三。

註⑥ 今天日報（*Sevodaya*），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頁二。

註⑦ 同註②。

註⑧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頁一。

中俄雙方邊界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同時也簽署了「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參加這個協定的還有中國西北邊境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三個國家；中共與這三個國家關係近年來也快速發展。在這個協定中；中共為一方，另一方是俄、哈、吉、塔四國。雙方協議，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互不進攻；雙方不針對對方作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相互通報邊境一百公里縱深地區的重要軍事活動情況；彼此邀請對方人員觀察實兵演習；預防危機軍事活動；加強雙方邊境地區軍事力量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往等。<sup>③</sup>

早在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共曾與蘇聯簽訂「關於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措施指導原則協定」。<sup>④</sup>因此，中俄雙方所締結的軍事領域信任協定，只完成了原則協定的一半。不過，信任協定已為雙方邊境裁軍創造了先決條件。

雙方將在亞太安全問題上加強合作。俄羅斯與西歐距離拉大，同時在亞太地區一向處於劣勢地位，因此近年來開始努力改善同該地區國家的關係，並圓其百年來東進政策的美夢。對俄羅斯而言，這一目標的達成，必須與中共有較堅密的合作。對中共而言，俄羅斯畢竟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潛存的經濟實力，與之協作，方可在該地制約美國和日本的勢力。在這個前提下，他們相互約定，中俄兩國將為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自己的努力。他們願進行雙邊和區域性的安全對話，以加強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合作。雙方願相互促進參與亞太多邊經濟合作；中共方面則表示，支持俄羅斯申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sup>⑤</sup>

在國際事務上，雙方將進行廣泛的合作。中俄雙方認為，世界正向多極化發展，但是霸權主義並未死心，強權政治仍然存在，集團政治有新的表現，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仍面臨嚴重的挑戰。因此，雙方願通過共同努力「謀求持久、穩定的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國際事務上，他們要在立場相近的領域進一步合作，在不同的方面尋求相互諒解的途徑。他們也將就戰略穩定問題積極對話，以具體行動促進並加快裁減軍備進程。<sup>⑥</sup>

此外，雙方矢言在聯合國組織內加強合作。他們認為，為適應業已變化了的國際形勢、提高工作效率，聯合國及其機構應進行適當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履行聯合國憲章所賦予的職責。他們也將合作，提高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效率，使其嚴格遵循當事各方面同意、公正、中立、不干涉內政和除自衛之外不使用武力等重要原則；並且不容許有「雙重標準」。此外，雙方將合作促使聯合國在其他方面改革。<sup>⑦</sup>

## 陸、結 論

註③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版A二。

註④ 蘇聯外交公報（*Vestnik MID SSSR*），第一〇期，一九九〇年五月，頁二〇～二一。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同前註。

註⑦ 同前註。

無論從雙邊關係或從區域和全球層面看，中共與俄羅斯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多有吻合之處；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或更長遠的時期中，雙方的關係將持續發展，面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水平。

當然，這條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難有待克服。其中最明顯的還是邊境問題。目前，雙方在東段邊界上仍有幾個江中之島未能解決；而在已獲得解決的部分中，俄方若干地方人士和一些中央民意代表與學者不予認同，要求廢除東段邊界協定。另一個問題是中國人民「非法」流向俄羅斯境內問題，儘管中共方面提出一些解釋與分析，但是在俄羅斯官員與學者間仍存在一些疑慮，一時難以冰釋。他們認為，中國利用「人海」戰略滲入俄境，以圖擴張中國的「版圖」。<sup>④</sup>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前面所陳，也有俄國學者認為這個顧慮是多餘的，不應影響兩國友好協作關係的形成。在當前的情況下，也確是如此。

目前，中共與俄羅斯既然已宣示決心，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一概念在國際舞台上，將成為愈來愈具體的現實，除非北約組織東延計畫猛然停止、美國單極霸權傾向悄然消失。現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未來形式和實質如何，至今尚不可知。實際上，這種關係可能是鬆散的，也可能是緊密的。後者無異於軍事結盟，前者將無實質意義。如果，目前世界戰略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劇變，中、俄無論在全球、地區及雙邊層次上，皆有相當多的共同利益；那麼這戰略協作關係將傾向於由鬆散的向緊密的方面發展。

如果這個趨向不變，對亞太地區及國際形勢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就區域層面看，亞太地區權力平衡將受衝擊，中、俄影響力將逐漸上升；美國對中共的新「圍堵」政策，將難以落實，中共對西北與東北無太大顧慮，可專心於台海與南海問題。在國際層面上，中、俄將共同抵制美國充任世界獨霸的傾向，牽制美國的若干國際行爲；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將增高，握有較多的籌碼，爭取較多的影響力。易言之，在國際關係上，中俄將互為對方的外交後方，雙方在未來的外交活動中，將更有信心，更有依托；相反的，西方將難以運用自如了。中、俄共同的目標之一是，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多極化的發展，以取代「一超多強」的格局。這一點並非一些西方國家所樂見，但若中、俄全力推動，總會帶給西方一些麻煩。

\*

\*

\*

註④ 夏羅夫 (Valeriy Sharov)，「中國地圖」(Kitayskaya karta)，文學報 (Literaturnaya gazeta)，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頁十三；夏赫拉衣 (S. Shakhrai)，「同中國戰略合作的必要性」，消息報，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版四。